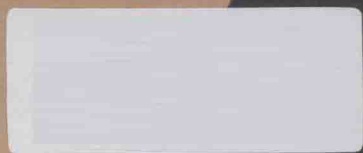


羅加地蒙



一 被阻的計畫

在一架敞車裏，畫家席費斯基正坐在愛爾莎夫人的一旁，她的兩個雙生的孩子，羅默露同里默坐在他們的對面。他在心裏想着她而眼睛望着海；因為這樣的觀察和風景是值得注意的。

他們是沿着岩石嶙峋的海岸旁的老却立斯路，正從尼斯到蒙地加羅來。在左面，所有的視線都被光禿灰黯的高岩所截斷了；在右面，展着地中海

蔚碧的湛波，看去好像是一片無際的深潭。

從這高處看來，在他們的前進中，漁人的小舟看去都好像僅是些白色的小點，而在遠處，船上的帆和在水上翱翔着的白鷗更難分別。

愛爾莎夫人倚在席費斯基的肩上，用她迷矓的眼睛望着這鏡一般的海水，似乎自己也不明白自己在做什麼。

席費斯基感到她的撫觸，於是一縷快感便流遍了他的全身。他正在想着，假若不因了羅默露和里默在面前，他要伸手圍着她的纖腰緊緊的向自己胸上擁來。

但是在同時他又怕着這個，假若他是這樣做了，他便不能再遲緩，他祇好去向她求婚。

正在這時刻，愛爾莎夫人說道：

“請你將車子停一下可以麼？”

席費斯基將車子停下，他們沉默了一刻。

“比起蒙地加羅這是多麼清靜！”這位年青的寡婦說。

“我祇聽到音樂的聲音，”畫家回答着。“這大

約是他們在費拉法蘭加前面的一隻軍艦上奏的。”

真的，這送着橘樹和向日葵的香氣的輕風，也將一陣抑揚的樂聲送到了他們的耳中。

在下面，你可以看見散在海岸上的別墅的屋頂，隱在郁加利樹的叢中，四週圍着白色成片的杏花和棕櫚。更往下去便可望見費拉法蘭加海港浴在日光下綠水，和上面游着的大船。

這下面活躍的生活和上面荒山死一樣的靜默相比，現出了奇異的對照，山的那面，掛着一帶無雲的透明的天空。這裏，在這些寂靜的岩石中，所有的植物都阻滯而枯死了。這部馬車的本身看去也好像是釘在岩石上的一個小昆蟲一樣。

“這裏的生命是完全終結了，”席費斯基說，望着這些光禿的岩石。

愛爾莎夫人更重的去倚在他的肩上，用一種睡夢般的聲音回答着：

“在我眼中這好像是要再生起來一樣。”

席費斯基停了一刻，才帶着一點情感去回答她：

“你的話或者不錯。”他接着便溫柔的向她望着。

愛爾莎夫人也抬起了她的眼睛向着他，但是一刻又將眼簾遮上，好像自己感到了不安一樣。在這一刻，她看去好像是眼睛受不起愛的照耀的一位少女。於是兩人便都沉默着，祇存在他們下面的樂聲可以聽到。

正在這時刻，在遠遠的海中，在靠近海港入口的地方，有一陣白煙現了出來，於是這樣的靜默便被里默衝破了，他從他的坐位上跳着，喊道：

“Tiens le ‘Formidable’!”(看‘法密的波號’!)

愛爾莎夫人很怒的望着她的小兒子。她惱恨這時刻的打擾，因為在這時刻，每一句話正足以決定她的將來。

“里默，”她說，“不要開口。”

“Mais, maman, c’est ‘Formidable’?”(但是，媽媽，這是‘法密的波號’!)

“好討厭的孩子!”

“Pourquoi?”(為什麼?)

“他向來是呆的，但是這一次他是對的，”羅默露說。“昨天我們在費拉法蘭加，他們告訴我們說，全艦隊都在此地，祇存‘法密的波號’未來，他們說今天可以到。”

聽了這話，里默便回答，在話的末尾喊得更重一點：

“你自己才呆！”

於是他們兩人就打了起來。愛爾莎知道在席費斯基的眼中，孩子們這樣的教養和他們不停講着的下流的德國話，在他眼中是怎樣的討厭。她於是吩咐他們不許開口，然後又說：

“克利索夫基先生同我已經對你們說過很多次，叫你們除了波蘭話以外不准再用旁的話。”

克利索夫基是從濟內基來的一個有肺癆的學生，愛爾莎夫人在立費那發現了他，於是在認識了席費斯基之後，便請他作她兩個孩子的教師；這一大半是因了佛朱夫斯基先生帶諷刺的話：“高尚的家庭不會教孩子去做跑碼頭的掮客！”

過了一刻，車子又在石頭上響着，向前走去。

“這是你叫我帶他們一陣來的，”愛爾莎夫人用一種甜密的聲音說。“你對他們太客氣了；但是我們最好能在有月光的晚上到此地來一次才好。你肯來麼？”

“祇要你高興我就來，”席費斯基回答着。“今天晚上沒有月亮，你也會誤了你晚餐的時刻。”

“這倒是真的，”愛爾莎夫人說；“但是你能告訴我什麼時候月亮可以圓麼？不曾請你單獨同我一人吃飯，這真可惜！在月光下這裏一定很好看，就是今晚我已覺得我的心在跳了。你真不知道我此刻的心是跳得怎樣的厲害！看我的脈；你隔了手套也可以看見。”

於是她伸出了她的手，套在一副緊小的手套裏，伸給席費斯基。他用雙手握住看着。

“我看不見，”他說，“但是我可以聽見。”

他將頭俯下，將耳朵放在手套的鈕扣上，又將他的手緊緊的靠着自己的臉，然後吻了一下，說道：

“當我是孩子的時候，我時常喜歡捉雀兒，牠

們的心也是這樣的跳法。你的脈正像是一隻被捕了的鳥兒。”

她微笑着，簡直是苦笑，回答道：

“像一隻被捕的鳥兒？”過了一刻她又問，“你對那些被捕的鳥兒怎樣。”

“我非常的愛牠們，但是牠們總是飛走了。”

“壞鳥兒！”

這位畫家傷感的接了下去：

“在我的生命中也多是這同樣的遭遇。我找不見一隻情願同我常在一處的鳥兒；最後我連這希望也消失了。”

“不能！你必定要將這個保守好，”愛爾莎夫人回答。

這時，這位畫家暗地對他自己說，這事的發生既是好久，這也祇好照上天的旨意將牠完結。在這一瞬間，他正好像一個人用手指塞住耳朵，用手掩住眼睛預備要向下跳的人一樣；但是他知道這是不可逃的，而且也沒有思索的時刻。

“你肯下來散步一下麼？”他問。“車子可以跟

在我們的後面，我們的談話也可以更自由些。”

“很好，”愛爾莎夫人說，決定似的。

席費斯基用手杖觸了車夫一下；馬車停住，他們走了下來。羅默露同里默飛着向前跑去，將石頭向懸岩那邊扔着，席費斯基同愛爾莎夫人走在後面。但是，這是顯然的，今天一定是他們交着壞運，因為在他們還未及用着這個機會之先，他們看見了一位摩洛哥馬的騎士，後面跟着一個馬夫，在羅默露同里默玩着的地方停了下來。

“這是辛丹，”愛爾莎夫人說，不耐煩的。

“是的，我認出是他。”

實在的，他們看見了馬的頭，馬頭上面少年辛丹男爵馬一樣的臉。他在未走近之先疑遲了一下，但是似乎又想到他們若是不願旁人打擾，他們決不會將孩子也帶在一陣；因此他便從馬上跳下，將繮繩交給馬夫，向他們鞠了一個躬。

“你好麼，”愛爾莎夫人說，稍為有一點冷淡。

“是你功課的時刻？”

“是的，早上我同魏克斯伯一同打鴿子；因此，

我不便騎馬，我怕會擾亂了我的心。我已經比他多七隻鴿子了。你可知道‘法密的波號’今天已經到費拉法蘭加來了，艦隊司令後天要在船上舉行跳會舞？”

“我們看見他駛進來的。”

“我正是要往費拉法蘭加去看一位軍官——我的一位朋友；但是此刻已經太遲了。假如你允許我，我可以同你們一陣回蒙地加羅去。”

愛爾莎夫人點了一下頭，於是他們便一同走着。辛丹，他向來是一位玩馬的人，立刻便談到他剛才騎的那匹獵馬。

“我將牠從瓦沙達夫處買來的，”他說。“瓦沙達夫賭 Trente et Quarante 輸了，急於需錢。他打 inverse，一連碰着了一大陣六點，但是後來牌就變了。”於是他又掉過來望了他的馬，說道：“真正的愛爾蘭種，雖然不容易騎，但是我能斷頭的賭說在全訶內基不會有比牠再好的獵馬。”

“牠怕人麼？”席費斯基問。

“祇要你一騎上牠的背，牠就像孩子般的溫

雅。牠同我已經弄熟了，但是你不能騎牠。”

席費斯基，他向來在游藝上是很自負的，說道：

“怎樣不能？”

“還是不要誇口的好——至少，不要在這懸岩上，”愛爾莎夫人喊着說。

但是席費斯基已經走到馬面前去了，一轉瞬之間他已跨上了鞍子，這匹馬，雖然或者會靠不住，但是此刻却一點不曾抵抗，這大約是明白在這懸岩上最好還是不跳舞的好。

一陣短的馳騁之後，馬和騎師都在路的轉角消滅了。

“他騎得非常的好，”這位男爵說，“但是他會弄糟了我的馬。老實說，這裏沒有一條路是合宜騎馬的。”

“你的馬像是很馴靜。”愛爾莎夫人說。

“我很希望是這樣，因為我怕會發生意外的事。”

在他的臉上，任是怎樣，終有了一點不如意的

表現；第一件，他所講的這匹馬難騎的事已有點是謊話了；此外，他同席費斯基之間多少已經有一些嫌隙。

這也是實在的，辛丹男爵對於愛爾莎夫人並不會有什麼了不得的存心，但是他不願有人來攪雜他所握着的這一點。而且，在幾日之前，在他與席費斯基之間曾經有過幾句不快的言語。這位男爵，生來就是個純粹的貴族，有一次在愛爾莎夫人旅館中的席上說“在他看來，席間男賓應以男爵爲第一。”席費斯基聽了這話，那時的皮氣正不好，便問道，“從那一方面說？”這位少年貴族便將這句話記在心裏。開始同費達夫斯基先生同律師克萊德斯基商量，他究竟要怎樣對付。於是他才知道，這是出於他意外的，席費斯基在武藝上是非常有名的。因此，因了席費斯基超羣的膂力和他使用手槍的靈活，便輾不了這位男爵的神經，於是那憤怒的言語便僅在他們彼此的心上留了一道不快之感。

這位畫家，從某一點上說，是兩人之間尤感不快的一個。誠然沒有一個人料想這事的結果會是

牽到婚姻上去的，但是在他熟識的人中，他們已經在談着他對於愛爾莎夫人的感情。在他個人方面，他疑惑辛丹男爵同他的伙伴都在笑他。這是真的事，他們並不會在口上露出這事，但是席費斯基想着他們是這樣，因此他恨這種話；這尤其是爲了愛爾莎夫人的原故。

因此他便覺得很高興，這要謝謝這匹馬馴靜的性格，可以顯明辛丹男爵向來是一個信口說謊的人；所以他馳回來以後，他就說：

“一匹非常好的馬；牠之所以好，是因牠像綿羊一樣的馴靜。”

跳下馬來，他們便又一陣走着。

愛爾莎夫人，想藉此撇下辛丹，便開始談到美術的事，對於這種東西，這位少年白相人是一點也不知道的。但是他高興告訴他們關於賭場裏瑣碎的事；他並且恭賀愛爾莎夫人前晚的好運道。她捺了性子聽着，因了在席費斯基面前被提到自己也插足賭場的事而感到羞愧。當羅默露這樣說時，她的難堪更甚：

“媽媽，你對我們說過你不再賭錢的。給我們一人一塊錢來玩，肯不肯？”

她回答着，好像並不是專對那一個人說一樣：

“我是去找克萊德斯基律師，請他今晚吃飯，所以我們留住賭了一刻。”

“給我們一人一塊錢，”羅默露又說。

“不然，給我們買一張小輪盤賭台，”里默接着說。

“不要鬧我。我們上車去罷。再會，辛丹先生。”

“七點鐘再見？”

“七點鐘再見。”

於是他們便分了手，於是席費斯基便又坐在這位美麗的寡婦一旁；可是這一次，因了要看落日，他們坐的是前一排。

“他們都說蒙地加羅比孟多尼好，”這位寡婦說；“但是這些使我多麼厭棄！——這些不停的聲音，舉作，這些不得不去結識的熟人。有些時候我真想要離開此地，去到什麼冷僻的地方度過這個殘冬，使我祇見我所要見的人。你最喜歡什麼地方？”

“我非常喜歡聖拉飛爾。”

“是的，但那裏離尼斯太遠了，”她用一種柔順答應着，“你的畫室又在尼斯。”

沉默了一會，愛爾莎夫人才又問道：

“安弟倍斯怎樣？”

“這也不錯。我倒忘記安弟倍斯了。”

“那裏離尼斯很近。晚餐之後你不要走；讓我們來決定究竟到那裏去最好。”

他定睛注視着她的眼睛，問道：

“你真情願離開這些人麼？”

“讓我們來坦白的說一說罷，”她回答着。“你的問話真使我不易回答，你料想我這樣說，是想使我自己顯得高尚點，或者也可說，是想使我自己少下流些。這是當然的，你見我始終在交際的漩渦中混，你自然要作這樣想。但是你忘記了我們有時是迫着不得不隨了大眾走的；祇因了我們立在違反我們意志的一面，不得不承受我們以前生活的結果。就像我，這就顯露了一個婦人的弱點，因了你有入幫助。自己沒有能力。祇好任隨着旁人。這是這個

並不能阻止我，使我不去真誠的希望找一個安靜的所在，度安靜的生活。人們可以任意的亂說，但是我們婦人是好像爬樹的籐子一樣——但她們不能向上爬的時候，她們便在地上爬；於是人們便誤會我們是甘心在地上爬。這種在地上爬，我僅是比喻那沒有什麼大志願的空虛的生活。但是我怎樣能使自己抵抗這些呢？有幾位請朋友來向我介紹；於是他便來訪我——硬強着繼續我們的往還，這般這般。我能做什麼？拒絕他？用什麼話？於是我祇好也請他來，這祇因為在我的客廳中人愈多，我對他們便愈可隨便，這樣便可使他們沒有一個人能獲得特殊的地位。”

“你這樣的話很對，”席費斯基說。

“你看，便是這樣，這種廣闊的生活潮流便在我的內面產出，雖然有時使我討厭得要從疲憊中喊了出來，但是我躲不脫這些。”

“我相信你的話，”這位畫家說。

“你理當相信我；但是你也該相信這個——我的內心比我外表要好一些少輕浮一些。當你生

了什麼疑惑，或者旁人說我閒話的時候，你不可不想到我多少有一些好處。假如你不信任我，我真傷心。”

“我向你發誓，我始終想你是好的。”

“應該這樣，”她用柔婉的聲音回答着；“因為，即使我內面一切的良善都已死了，同你在一處也都能復活起來的。這全依靠是同什麼樣的人處在一處。我真想向你講出幾句話，但是我不敢。”

“講出來！”

“但是你不要怪我太興奮了，或者旁的不好的事。我此刻講話仍是像一位有分寸的婦人一樣，祇講實在真有的事，縱然扯得遠一點。好，我講罷，我同你在一處，我覺得我下劣的靈魂全個的都是安靜和光明，好像我在少女時代的一樣，雖然我今天已是一個老婦人了。我已經是三十五歲的年紀。

席費斯基用一種煥發的，幾乎是迷盪的神情望着她；然後緩緩的將她的手送到自己的嘴上，他才說：

“啊！在我的一旁你仍然是一位少女，因為我